

羊舍半书房

胡静

傍晚，上山，赴一场桃园之约。

半山坡，一座红顶屋子，屋檐下挂着一溜簸箕，上写着“桃园艺术村”。大门敞开，园主人Z君在门口候着。问Z君，“桃园”的“园”怎们写成了“元”？他笑答：去了框框优哉游哉！

院中两座平房，三面青山环抱，一面临水。屋前桃树、架上葡萄叶、菜地里的瓜豆，长势喜人，四只模样乖巧的花狗，欢腾腾地摇尾。院角茶几、石凳、垂着雨滴的槐树、鹅卵石铺就的石径，给大院添了几分韵致。西厢房古铜色门环上挂了一把铜锁。南厢房一间小屋中，锅灶俱全，木柴整齐地排放在灶炉边。Z君在灶间忙碌开来。

我们登上屋顶露台。暗青色石砖垒成齐腰高的墙垛，古城墙似的，一盏盏马灯在垛口绽放。四周草木依依，修竹飒飒，间或有一两声清丽的鸟鸣。那古朴幽静，让人不由得压低了说话声。天阴，不见夕阳西下，却真切地感觉到暮色慢慢侵入大山的肌体，眼神也随之渐渐模糊迷离起来。

Z君准备了一顿丰盛的晚餐。香喷喷的热气袅绕中，我们一边说着，笑着，吃着，喝着，直到夜色深浓。

Z君打开西厢房。这是一个人文艺术展厅。正中一巨幅黑白意象派画。一双佛手，将夜与昼、明与暗、尘世与佛境融合、交递。两侧悬着一幅幅书画作品，内容多带禅意。各种茶具、笔墨纸砚、一摞摞旧书新书，使艺术厅弥散着浓郁的风雅之气。静静穿过茶吧、悦读堂，来到最后一间小屋。一张质朴的长木桌，两侧放着条凳；宽大的落地窗，悬挂着两幅竹帘。盯着那竹帘看，眼前开始恍惚：一群人围坐在木桌旁，阳光，从竹帘的缝隙漏进来，投在长桌上，投在一张张热切又儒雅的脸上，光影，将明暗交错成平平仄仄的诗词；夜晚，灯光裹挟着缕缕人文气息，透出竹帘，给山野抹上细细的，十分柔和的，蔼然的橘黄。

回过神来，再一抬眼，门楣下挂一横匾，上书：羊舍半书房。心中轰然一震，想起很久以前读过的汪曾祺的《羊舍一夕》。说的是半山坡羊圈旁的屋子里，四个勤劳纯朴的少年度过的一个欢愉夜晚。故事情节已记不清，但屋外呼啸的绿皮火车，屋内一盏用墨水瓶子改造的煤油灯，映着红光的炉火，泡着高山顶的砂锅，四个孩子闹着，笑着，滚着，四个蓬松松的脑袋并排睡着……这些细节却记得异常清晰。那碎片般的记忆，那朴素欢愉的感觉，常常在某个深夜突然袭来。尔后，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舒畅。Z君以此文为书吧命名，想必出于对那种感觉的迷恋，或者说是一种心灵的皈依吧。

推开“羊舍半书房”后门，是一个大露台。周遭一片漆黑，耳畔轰轰作响。“瀑布！”我脱口而出。“是山风。”有人纠正。没有月亮，也没有星星，只看见模糊的黛青的山影。黑暗中，一列奔往明日的绿皮火车，排山倒海地冲过来，又呼啸着逃开，车厢里载满凡尘俗事。心房一下被卸得空空，无比轻松。

我竖起耳朵，每一根毫毛也都伸直了它的腰身，听山中精灵的动静，那么多的。风呼呼地吹着欢愉的口哨，青蛙使劲擂着大鼓，鸟儿鸣笛、虫低吟，水库里的水在轻轻嘻笑，“叮叮叮，咯咯咯”，笑声轻灵活泼，如流星如游鱼如风吹银铃，擦响耳膜，掠过脸孔，弹拨抚摸身躯，挑动了思绪：山中所有精灵都随着笑声欢歌、起舞。我也变成精灵，乘着风，赤脚在木板上腾跃旋转，衣飞袖舞。转而，坐在藤桌旁，与山神对弈一盘盲棋，不见棋字，只闻棋子落盘声，啪啪脆响。随后，又与宽袍敞履的“七贤”纵酒啸歌，醉而卧于地板之上，东倒西歪。喧闹的精灵，也沉静下来，“在环抱着四山的广阔、丰美、充盈的暗夜中消融”。

尘埃化去，蓝莲花绽放，迷蒙的双眸闪现星光，“明天，就又是一天了”。栖息过的灵魂要继续远行，去完成对生命不懈的叩问。

羊舍半书屋，口中轻轻吟着，拊掌，这“半”字添得妙啊！

迷路

夏伦菊

五岁那年，我做了一件似乎很让妈妈引以为傲的事情。

五六岁的女孩子，除了玩耍，摘花斗草、踢毽子、跳皮筋、抓子儿，还能干什么呢？那天午饭后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我执意要跟妈妈一起下地摘棉花。妈妈说：“玩你的去吧！棉花秧子都比你高一大截子！别跟着绊手绊脚的。”我不听，拎着个小竹篮跟着妈妈下了地。

棉花秧真的比我还要高。我在地里穿来穿去，脸时时被棉叶棉桃打得生疼。天气又干又热，我开始懊悔，原来，摘棉花并不像我想象中的那么好玩。

我紧紧跟着妈妈，生怕自己被这又高又密的棉花林淹没了，我怕找不到妈妈，妈妈也找不到我了。妈妈飞快地摘着棉花，还一边跟旁边的阿姨们大声地说笑。我五岁是1978年，还没有包产到户，大集体，一个生产队的人都在一块儿干活，热闹得很。

妈妈挎的是一个大竹篮，比我的小竹篮起码大一倍。她摘满一篮就把棉花塞进一个大蛇皮袋子里，已经塞了两三次了。我终于也摘满了一篮子。我把小竹篮举给妈妈看。“妈妈！袋子在哪边？我的篮子满了！”妈妈看了我一眼，似乎吃了一惊，说：“你赶紧回家吧！看你的脸，热红透了！”我正好想回家了，就装着很听话的样子答了一声，好。我走到地头妈妈装棉花的大袋子边，准备把棉花塞进袋子里，忽然又舍不得了，我想把我的棉花带回去。在村子东边有一个大场地，有人在那儿专门称棉花，记工分。

我迷路了。记得出来的时候，我跟着妈妈走了几条窄窄的、弯弯曲曲的田埂，上了一个高岗，高岗一边是坟场，一边是一条已经干涸了的溪沟，沟很深，V字型，下了高岗，再过一个大冲地，又上一个小坡，没走几步就下了棉花地。可是，回来的时候，下了高岗，放眼望去，前面有四个村庄。高大的树木们像一块巨大的绿色帐篷把房子都包住了，我不知道我的家在哪个村子里。面前茂盛的庄稼地里一个人影也看不到，都在那一块儿摘棉花呢。几条小路，蛇一样伸进庄稼地里，只能看到一小段，不知道前面怎么弯来扭去。我怕我一走进面前的庄稼地就再也绕不出来了。有一丝焦急和恐惧，但只是一闪而过。我看到了一簇簇小野花，有黄色的红色的白色的。我把

篮子放在道旁，去摘花了。

有人走过来了。走近了，是个大姐姐，刚才她也在那边摘棉花，我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，但我知道她是东边那个村子的人。那个大场地就在我两个村子之间，我在大场地见过她。她走到我旁边时对我笑了笑，说：“你摘这么多花啊！”我冲她点点头，心想，我跟着她就行了。

我一手抱着野花一手提着竹篮，远远地跟着她，走进一条小路，绕过一块块庄稼地，来到了大场地。小山一样的棉花堆旁边有个很大的磅秤，记工分的会计戴着草帽坐在一旁打瞌睡。我把竹篮往磅秤上一放，冲他叫了一声：“称棉花来！”会计慢腾腾地起身，称了，提起篮子往棉花堆上一扬，我的棉花像一滴水汇入了大海中。我还留意到他在一个厚本子上写了字，应该是把我的棉花记上帐了。

我把花放在竹篮里，慢慢悠悠地回家了，路上顺手又摘了一些野花。奶奶在门口喂鸡呢，看见我回来，笑道：“你不是跟你妈下地摘棉花去了吗？怎的摘了一篮花回来？看把你热的！”我没有说话，感觉有点累了。我咕嘟咕嘟喝了一碗凉白开，坐在地上，趴着小椅子，睡着了，装满野花的竹篮放在脚边。

醒来的时候，已经开晚饭了，昏黄的煤油灯光里人影晃来晃去。我们家九口人，吃饭的时候很热闹，如果各人盛各人的饭，第一个端上碗的一碗饭吃完了，最后一个盛饭的恐怕还没来得及吃上一口。但是，我们家向来是盛饭的盛饭，端饭的端饭，端菜的端菜，饭菜都齐齐地摆在桌子上了大家才一起开吃。

那天晚上的灯光似乎特别明亮。我一抬头，看见妈妈站在桌边，笑脸比灯光还要醒目得多。妈妈大声说：“小菊子呢？怎还没过来吃饭？我去称棉花的时候，会计说，‘你家小丫头也称了一篮，一斤六两，加在你账上了’。哈哈！”

妈妈常跟人家说：“我家这个小丫头啊，五岁就下地摘棉花、挣工分了！”

我没有告诉妈妈，在回家的路上我居然迷路了。在此后几十年的人生中，我有过失望，迷惘，困顿，我习惯默默地静静地等待，等到云开雾散柳暗花明的日子到来，再与妈妈分享我的快乐。我不是一个有作为的人，但是也没让妈妈太过操心、太过失望。



轻轻地 你走了
正如你轻轻地来
留下寂寞的我
在榴花如火的五月
等待

夜凉如水
蛙鸣鼓荡荷香
仰望星辰
你是最璀璨的一颗

翟斌 诗/画